



杨扬

明初曹昭著《格古要论》中载:“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如釉,有细纹多,足窠(粗)黄土,近世少见。”这一文献记载,开启了明以来历代文人墨客对柴窑争相想象、添笔描画的叙事。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提出:“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知然否?官、哥、汝窑以粉青色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陶器,柴窑最古……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由此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颇具神秘、最富诗意的色彩意象——雨洗天空,云透碧来。”

无人见过明确无疑的柴窑实物,但无论是马未都先生推论的“(如‘北地’一词不再争议)柴窑出五代耀州则顺理成章”之耀州窑,还是《归田集》中说“北宋汝窑颇仿佛之……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瓷)较似,官局造无私”,这诗意的颜色自然属青瓷系列无疑,而我更觉文献描述之情貌气质与宋官瓷器相类。我们不妨从耀州青瓷的浓绿、汝瓷的天青延展开去,以宋官瓷器为参考,来探寻这瓷器史上最奇谲浪漫的神迹。

1

天边的神遇

有色彩的不仅仅是大地

宋官瓷器的蓝绿灰调,只是一瞥,便得神思缥缈,便遇况味幽长。对美的直觉感知与诗意的文辞情感相激荡,又加深了对于“雨过青天云破处”所蕴藉的动人意象美。清代王夫之《古诗评选》中提到“物无遁情,字无虚设……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美照耀,动人无际矣。”说的便是这种主观情感于物象美的感知、体验、升华。“我”感知到了它的“自然之美”,这种感知不断强化、凝聚赋予了“我”对于美的独特的情感表达,这是状物文学美的由来。而这种表达必然是带有“我”在彼时彼刻的感念或寄托,当它以一种超时空情感共鸣的方式传承时,便逐渐形成了关于意象美的范式。

“雨过青天云破处”的表述,明代以来多有文人提及,今人也颇多从瓷器学的角度探查颜色之谜。它的意象,停留在历史的秘境、大地的神迹。但我想跳出这沉寂的历史,脱胎于深沉的泥土,以鲜活的当下重新与古人对话,重新审视这抹灰蓝,它一定蕴含着更广阔的思域、厚载着更轻盈明澈的未来。

宋官瓷器从泥与火中脱胎,却有着天空的灵魂。感谢传说中柴世宗如与神遇的一瞥,感谢古人敏感而浪漫的审物之情,当你真的站在雨后清新的空气中,眺望灰云朵朵的天空,在烟云聚散之际,看到腾腾刹那中透出的那一泓蓝,如历时空走马——与古人的精神契合、审物共情在一瞬间直汇天灵;又如雾里提灯看花——在涣散迷蒙的世间,总有永世不移的美好与对这美好执着追求的浪漫。而彼时仰起头看向天空神思的你,也是构成这世间美好的一部分,更是裹挟涉足于这个民族浩浩汤汤之人文大潮中的浪漫渔者。这一泓蓝,有着属于自己的“自然之美”——它纯净泓澈,水洗后的蓝天依然有细雾笼罩,尚未完全散去的乌云为腾挪的雾蓝蒙上了淡淡的灰调,澄澈明净中不排斥俗世尘埃,甚至因为这淡淡的尘埃灰调,更显超越这区区“云破”之处的深泓;它温柔而静,风雨后的平和、阔定、

周春梅

我有一个朋友在当地最好的高中任教。她的生活非常简单,几乎把工作作为全部重心。她常常与我分享工作中的愉快,但因为理想主义的热忱,期望甚高,也常有失望和伤心。最近,她跟我说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有一次两节课连堂,课间她路过走廊,看到她教的班和隔壁班的十几个男生聚在一起,在一个小小的下水洞旁拨弄什么。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掉到了洞里,他们在集体救援。回来时听他们一阵欢呼,然后一哄而散。她问其中一个学生,是不是救了什么小动物?学生回答说,是把一只小壁虎放到了瓶子里,那个瓶子里还有一只苍蝇。她听了有些不快——之前课上一直强调生命的平等,要关爱所有生命,试想一下,把你关到一只瓶子里,你是什么感觉?先不说壁虎对人类有益,苍蝇其实也是自然万物中的一员,只是我们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其视为害虫。焉知在苍蝇的世界里,人是否也属于有害之物,而

淡然,都融入这云散后如新生的天空,一如老子“复归于婴儿”中以“柔弱”之“无”示人的强者智慧。如果说“自然之美”仅是“景之语”,那上述的表达中已然融进了“人之语”——我对这“景之美”的描述中蕴含了基于人文习得与沉淀后的附加情感。人与景,在审美的体验中又怎可完全分离呢?两者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存在。而当我们基于一定的人生阅历和积淀再去与景对话、与物对话时,或许会收获所谓“物外之物”的华美、“情外之情”的哲思,让我们审美体验的层次感更加丰富,给予心灵更加深厚的滋养,给予生命更为铿锵的内驱动力。

2

世间的温柔

顿悟的刹那不是空空如也

这世间从不缺坚硬的矿石,却难寻如玉的温柔。《礼记》中孔子对于“君子比德于玉”的论述让人印象深刻,其文采昭昭,熠熠生辉,与所述之物交相辉映,读来令人如沐春风,完成了儒家对于君子精神面貌的完美类比阐释。玉的润泽温敛,便是国人谦恭内敛、卑以自牧的精神写照;其气如白虹的通天之泽,蕴见于山川的精神性灵,更是让这种温润智慧有了与天地往来的博大境界。有这等温柔,才有《诗经》中“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念回回响。而青瓷的发展与审美的沉淀,与国人的玉石崇尚有着紧密联系。青瓷中有“玉影青”,言其“青莹”“莹莹如玉”,文献中如上所述比比皆是。宋官青瓷,是我认为青瓷家族中最类儒家“玉德”神貌的品系,也是在“雨过青天云破处”的神遇之际,可以致消千年事、悠然面未来的方便法门。

不破不立

从哲学思辨的层面来看,善“破”是修身致世的无上智慧。年少时刚毅进取,一往无前,逐风摘星自有穿云裂帛之势,移山开路可引雷霆万钧之力,势猛而不钝,力劲而不折,这是初与世界交手的力量释放,是生命势能积蓄,是万里奔袭的原动力。新生命无尽的迭代绵延,让世界有了刚健雄浑的面貌;而对于每个生命体而言,一生的跋涉不都是大道坦坦,高与低、明与幽、急与缓,都在无尽变化中,在每一个阴晴明晦、转折腾挪之际,都有颠覆旧视野、链接新思域、积蓄新动力的机缘,就如断层崖瀑流之下必有厚洲、雨洗尘寰之后尤见生机——刚健雄浑的另一面尤显生命的深宏与温润。破所有对于急功近利的执着、破对于晦暗的疏离恐惧,自风雨混沌之间“破”云照性、拾“玉”赏怀,再视手中一盏雨后青瓷,忽如换得天地灵思。

不晦不净

宋官瓷器似玉石温泽莹润、缜密坚实,触之有温,观之敦柔,虽不如冰透影,但其特有的软玉质感颇得一分尘世侧畔的温柔;偶然回首,似游青天,凝神近赏,又如云间,全然不见了色彩。恍惚中不知真与实,不见晦与净。凝神静望处,无所谓颜色(有与无),无所谓晦净(逆与顺),不必在乎云间与天外(无非特定空间),涤除分别,超越世相,将此时此刻的

灵魂的大自由,并不御风而行,也不是字里空观,可落于实际的物体,而又由这物体打开一扇方便门,观心观身观天地,悬停于当下,也可盘亘于无尽的过去与未来。这种立今与古的对话,从不会限于虚无,不落于空想,它从思想萌发,撞击心灵,奔腾于四肢百骸,内化于人格力量,驱走于百态人间,日用于俗事寻常,每每棒喝于世俗烦扰、醍醐于忧患迷茫。

“静几明窗,焚香捲卷,每当会心处,欣然独笑,客来相与,脱去形迹,烹茗若,赏文章,久之霞光零乱,月在高梧,而客在前溪,呼童闭户,收蒲团,坐片时,更觉悠然神远。”借八大山人的观想,愿读着此文的你,自起光明,智慧愈彰,把盏青泓一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愿我们皆是生活的智勇双全人。

说是在放下,其实她并没有做到。她睡眠不好,常常半夜醒来,这些问题就会继续不去。她还跟家人说起此事,家人说如果你介意,当时就应该让他们把小壁虎放了,现在半夜在这里精神内耗,毫无意义。不如好好睡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跟学生强调一下。第二天,她跟隔壁班的老师一起去上课。路上,那位老师正好说起此事,说正在教蒲松龄的《促织》,其中有这样的情节:“蹶迹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搤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



一泓青盖,作为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心湖,悬映天空,气贯长虹,与天地之华景同游共往,以获得自由、宁静与无边的心灵力量。这种力量就在尘世之中,在花边蒲边,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平宁心力之中,是一个通明澄澈之人深厚的福泽所在。而这所有的凝神玄想,都可求自盈虚一握的宋官青瓷,它使我在尘器之上有了将息安顿灵魂当下的咏叹,于物的审视,由感官美上升为与胸臆相通,是多么奇妙而幸福的感觉。

不古不今

相传古籍中对柴窑的颜色有如下妙赏:“色苍古鲜妍,其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苍古是灰蓝精深(时空的无尽),鲜妍是云破雾开(无限的再生),两者相遇,如陈洪绶的意境——与古对坐、观想当下。“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在与杯盏的对视中,并不沉醉于巨古的清越疏离,而是喜于将悠远的历史苍青盛满须臾当下的咏叹,手把青绿长空,暂息百年之身,与古对饮、取古丰今,那眼下鲜活的、淋漓的、澄澈的观想,早已胜过无情无识的万古岁月。

3

亘古的应答

灵魂的对话从不陷于历史的虚无

灵魂的大自由,并不御风而行,也不是字里空观,可落于实际的物体,而又由这物体打开一扇方便门,观心观身观天地,悬停于当下,也可盘亘于无尽的过去与未来。这种立今与古的对话,从不会限于虚无,不落于空想,它从思想萌发,撞击心灵,奔腾于四肢百骸,内化于人格力量,驱走于百态人间,日用于俗事寻常,每每棒喝于世俗烦扰、醍醐于忧患迷茫。

“静几明窗,焚香捲卷,每当会心处,欣然独笑,客来相与,脱去形迹,烹茗若,赏文章,久之霞光零乱,月在高梧,而客在前溪,呼童闭户,收蒲团,坐片时,更觉悠然神远。”借八大山人的观想,愿读着此文的你,自起光明,智慧愈彰,把盏青泓一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愿我们皆是生活的智勇双全人。

(作者系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科学传播专业馆员)

本文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而得之。”他们大概是看到有小壁虎钻入下水洞中,因此验证一下。那位老师听说以后,当时就批评了他们,而且立刻就让他们把小壁虎放了。至于那只苍蝇如何,她没有再细问,但至少替那只小壁虎松了一口气。

我听说后安慰她,孩子们可能也未细想,而且老师提醒后,他们马上就改正了。她说这倒是,以前也有学生救助受伤误入教室的小鸟的动人故事。现在的孩子们,对校园里的猫也很爱护,让它们成为学校特殊的风景,留在了许多孩子的青春记忆里。应该看大的比例,看具体情境,对人性多些信任,对孩子们多些包容,自己也可以获得平静,避免情绪上的波动,这样也有利于与孩子们的相处。总是批评苛责,非但无济于事,还制造了对抗性的紧张氛围,离真善美的初心只会越来越远。无论是和孩子们一起探讨此类问题,还是提醒他们有错即改——有效的教学,当然不是无意义的纠结和内耗,更重要的是付诸行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书页风景

洛阳亲友如相问 吾心依旧向长安

潘飞

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先生化用南宋词人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词中的名句,为其新著《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定名,极具深意。公元1175年至1176年,幼安先生任江西提点刑狱,来到造口,被昼夜奔腾的滔滔江水引发无穷心绪,便书就了这首波澜起伏的千古绝唱。“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中的“长安”明指前朝国都,暗指今朝汴京,在有力的顿挫与挫回,家国沦亡之创痛和收复无望的磅礴之激愤被渲染到令人痛心疾首之境。

其实,以“长安”作喻者,历代皆有名句,如汉代王粲“回首望长安”、南朝谢朓“灞望长安”等。而在唐代,文人更将“长安”奉为精神高地。王勃《滕王阁序》通过“望长安于日下”,慨叹自己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诗仙李白更是把“长安”意象屡屡挂在笔端:“西望长安不见家”“正西望长安”“却望长安道”“水涵望长安”“四海望长安”“还同谢眺望长安”,道尽了诗人去国怀乡的杂陈五味。

唐代以后,“长安”逐渐成为不得志的落魄士人或文人们心中一个含有某种精神原乡意义的文化符号。比如“长安”在元代张可久“望长安,前程渺渺鬓斑斑”中,喻指元朝所在地大都;在宋代胡世将“北望长安应不见”中,借指汴京,代表已被金人占领的中原大地。更有甚者,宋代贺铸《望长安》、刘敞《灞望长安》、刘敞《同徐监簿灞望长安》、明代胡应麟《凌晨起梯鸟道抵玉岩寺望长安官阙》等更是直接以“望长安”为题,直抒胸臆,阐发幽怀古之绪。

除却“看”之明意,“望”字还被人们寓藏了“期盼”“希冀”等暗意,所以才有“望断天涯路”等语。霍先生此书以“望长安”为名,为的是向世人代言“流落海外华夏国人的心声”。从书中可见,出生和成长于洛阳的霍先生多以洛阳金村战国大墓、龙门石窟佛教造像、洛阳邙山南麓古墓出土三彩俑以及昭陵六骏等唐代东西京地区顶级造物为例,这种略显刻意的选择,不是“私心”,而是“乡情”,是一个洛阳人、一个血脉里奔流盛世文明基因的“文物大省”的后世人对先祖灿烂文明的追怀。

作为文博工作者,霍宏伟先生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关注和研究可谓竭尽全力。1985年,大学教材中短短10页的《帝国主义盗窃洛阳文物纪略》一文刺痛了他年轻的心灵。作为国博学者,霍先生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泉屋博物馆实地考察,目睹了那些散落于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又参与国博大型丛书“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等图录文物条目

古文字“活”起来

——国博发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阶段性成果

缙妮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很多纹饰精美、铭文内容丰富的青铜器,按照传统工艺,需要通过捶拓才能准确获得这些青铜器的纹饰和铭文等信息。捶拓等传统手段在操作过程中,会对文物本身造成伤害,应该尽量避免。如何在妥善保护文物的同时,对文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成为当代科研工作面临的挑战。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洋副研究员依托古文字工程课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金文数据库采集与整理”,基于高精度三维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提取青铜器上的纹样生成线画图,同时对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在三维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网格变形算法对文物曲面ROI区提取参考平面,计算文物表面与参考平面的距离、曲率等特征参数,最后使用交互式方法对计算出的特征参数进行可视化表达,从而形成文物的数字化拓片。

2020年11月,由中宣部牵头,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八部门联合统筹协调的“古文字与

的撰写工作,以其专业积淀按图索骥,追寻了这些流失文物的前世今生。2018年11月23日,霍宏伟先生还赴英迎接圆明园旧藏青铜器“虎釜”回国,飞机落地首都国际机场跑道那一瞬间,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作为专家组成员,霍先生亲眼见证过国宝的回归,又比寻常人多了几分慨叹和愤慨。

霍先生在撰写书中各文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展现出文博专业研究学者的严谨和缜密。如他在研读、分析相关文献及墓志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证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唐代三彩文官俑出土墓葬方位、墓主人生平事迹等问题,对英方同行的观点进行了校正,认为其应来自“刘庭训墓”,而非英方所说的“刘廷荀墓”。霍先生又对该馆所藏宋代银盒之功用进行了补充,认为其应是银镜套,后被英方采纳,改变了原有的呈列方式,“彰显了在研究海外藏中国文物方面,中国学者本该拥有无可置疑的话语权”。

对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藏骑马女俑出土地点为陕西或河南之说,霍先生通过比较国内陕西、河南唐墓出土同类骑马女俑,作出了更为精确的判断:其出土地点应在今陕西西地区,而非河南。除此之外,霍先生又使用“由小见大、以物论史”之法,通过该女俑管窥了《大唐新语》《旧唐书》所载的唐代妇女骑马出行引领折射的社会发展变化,以一件小物映照了一整个时代的文明。

在中国历史长夜里,“长安”灿然如炬,总是吸引趋光的人们仰望、追寻,它是文明之焰——“望长安”,曾经是不争气的朝代、不得志的人对历史盛世、人生巅峰、仕途顶峰的怅然缅怀。文物无言,但历史有声,我们可以从《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中,读到霍先生对因国运不济而背井离乡的文物“哀其不幸”之叹息,读到霍先生对20世纪初因饥寒和贪欲、买卖、偷盗中国文物等中外各方不耻行为的“怒其不争”之愤慨,更读到那些依然散落海外的一千多万件“文物游子”的心声,它们似乎在回应霍宏伟这些“洛阳亲友”们投去的痛心、殷切的盼归的目光:“洛阳亲友如相问,吾心依旧向长安。”——我想回家!

我们评价一个文明,常以它创造了多少令世人惊叹的造物为标尺。但我认为,既要“造得出”,还要“留得住”“守得住”“传得久”,这便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背景下我们研究海外流失文物回归之路的终极价值。“望长安”,此中深意更是指,应该让海外流失文物回到它们的故土,回到以“长安”为标识的强大的中华文化母体中,因为中国国内有太多它们的“亲人”,有数据丰富的“基因库”,便于中国学者们“滴血认亲”,探究它们究竟姓甚名谁抑或来自何方。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开始实施。2021年5月,国博成为首批古文字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单位。依托丰富的藏品资源、扎实的科研积累、成熟的活化宣教平台和高效的科研管理体系,中国国家博物馆搭建了古文字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此期间,国博组织实施了涵盖馆藏文物整理、数字化平台建设、考古研究和普及推广等多个领域的10个项目,上述数字拓片技术的研发即为成果之一。

此外,国博还完成了馆藏春秋、战国、秦汉青铜器、玺印等文物整理及书稿撰写工作,出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玺印卷》;启动馆藏甲骨文、商周秦汉金石拓片整理工作,对馆藏甲骨文、商周秦汉金石拓片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开展晚商王朝西部边境考古调查,为研究甲骨文记载的商代西部边境提供了直接证据;通过研究中原地区晚商家族墓地,修正了古文字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商代礼制;设计并投入使用多个古文字数据检索平台,并不断优化算法,充实数据库信息,方便实时检索。